



花嫂

◎刘勤(河南平顶山)

悄悄的护送

◎李秀芹(山东淄博)

那年我八岁,跟着大我四岁的堂姐去二姑家玩,回来时,堂姐说,走山路吧,山路近。走到山半腰发现一片甜瓜地,堂姐弯下腰轻嗅了一下,眉眼都笑弯了:“这瓜熟透了,真香呀。”

堂姐瞅瞅四下无人,低声问我:“想不想吃?”我忙点了点头,又迅速摇了摇头,我可不敢偷人家东西。堂姐对我说:“不用你偷,你在这里帮我看着人就行。”堂姐摘了两个大甜瓜,还要再摘,我轻声喊她:“别摘了,一会儿人来了,逮住咱就坏了。”堂姐不听,边摘甜瓜边说:“摘少了回家分不着,反正这里的自留地不是咱村的,摘了被瓜地主人骂,咱也听不到。”

我和堂姐去二姑家,祖母用布口袋装了一袋馍馍让我们送给二姑,到二姑家把馍馍倒下,布口袋正好空了,堂姐把甜瓜装布口袋里,装满了才罢手。我吓得腿都挪不动了,堂姐一手扶着搭在肩膀上的布口袋,一手拉着我,一路小跑往家赶。

我俩走了不一会儿,天空突然乌云密布,天黑了下來。堂姐此时也害怕了,她壮着胆子鼓励我:“别怕,马上到家了。”我俩经过一片松树林时,突然冒出一个人,一下横在我俩前面,酒气熏天地说:“小丫头,这是去哪里呀,跟我去前面石头屋避避雨吧。”我吓得双腿打战,堂姐强作镇定,说:“我们不去,我们马上到家了,俺爷爷就在前面路口等我们呢。”醉汉嘿嘿笑:“鬼丫头,还挺精明,你爷爷在哪里,别骗我了。”说着,那人上前拉我的手,我吓得哇哇大哭。堂姐也恐惧得尖叫起来:“救命呀,快来人呀!”这时一位老伯从后面赶来,厉声呵斥:“快放手,这是俺家娃儿!”醉汉发现有人来了,忙松开我的手,跑了。

老伯见醉汉跑远,并未再追,他安慰我:“别哭了,丫头,马上就下雨了,我送你俩回家。”老伯接过堂姐肩上背着的那袋甜瓜,替她背着,护送我俩回到了家。

到家后,祖父听我们讲了路上遇到坏人,被老伯搭救的事儿,非要留老伯在家吃饭,老伯说还要着急回家,任凭祖父如何挽留也不肯留下来。祖母心细,看到那袋甜瓜,问我和堂姐:“这是谁给的?”堂姐支支吾吾说:“路上摘的,不知道谁家的。”祖母厉声说:“哪里摘的送回哪里,谁种瓜容易呀,小小年纪学会偷了。”

老伯在一旁说:“不用送了,这瓜是俺家的,就当俺送给娃儿吃了。”原来老伯是甜瓜地的主人,堂姐偷瓜时,他正在一旁的玉米地里锄草,见两个女娃偷瓜,没敢惊动我俩,摘几个瓜吃是小事,万一吓坏了就麻烦了。他担心我们两个女娃走路遇到坏人,便一路尾随,没想到半路真杀出个酒鬼,这才有了路见不平一声吼。

若是我俩和堂姐路上没遇到坏人,我俩永远也不会知道,背后有人悄悄护送我俩回家……

认识花嫂在四十多年前,那时我还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。

她是我远房表哥的妻子。表哥家成分高,年近三十还没有成家,可把表哥的父母急坏了。表哥是手艺人,心灵手巧,木工活好,漂泊几年后,就把表嫂带回来了。

我们当地对新过门的媳妇都冠以“花”字,大家都亲切称呼表哥的新媳妇为“花嫂”。花嫂约莫二十多岁,人长得很甜美,大眼睛,长睫毛,一双粗辫子又黑又亮,说话声音柔柔的,好听极了。花嫂热情开朗,见到来闹洞房的客人,她让座、倒茶、请烟,还给我们小孩每人抓一把糖。

花嫂老家在四川,跟表哥成亲前有过一段婚姻,还有一双儿女留在老家。作为母亲,花嫂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一双小儿女。那时通信不发达,联络主要靠书信。花嫂不识字,不知咋的,在一群孩子中选中我帮她写信。

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帮花嫂写信,信是写给孩子的舅舅、花嫂的哥哥的,花嫂口述,我记述。我自己字还没认全,还有用拼音代替的,字也写得歪歪斜斜。

写完信,花嫂拿来一个煮鸡蛋要我吃,我死活不接受,脸涨得通红。最后不知道是怎么离开的,上衣口袋里装着花嫂硬塞进去的煮鸡蛋。回到家里,我跟外婆说了。外婆沉思了一会儿,说:“让你吃你就吃吧,看她也是实诚人,你若不吃,她下次就没法再让你帮忙了。”

那个时候,鸡蛋是每家的“小银行”,是用来换钱买油盐酱醋、针头线脑的,所以我不敢吃。经外婆这么一说,我还必须吃了。

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花嫂要把户口迁过来,不然就没法承包土地。让我帮忙写信给她哥哥,要办理户口迁移。过了一段时间,花嫂回四川一趟,办理户口迁移手续。

等把户口迁过来,花嫂的精明能干就更加充分发挥出来了。别人家的承包地多是种的农作物,花嫂家的除了种庄稼,更多的种了经济作物,瓜果蔬菜之类。每天清晨,太阳还没有出山,花嫂和表哥就手提肩挑把果蔬拿到集市上卖,这些还顶着露珠、水灵灵的瓜果蔬菜十分招人喜爱,一会儿就被抢完了。

别人也学着花嫂的样子种菜,花嫂却盖起了大棚,明亮温暖的大棚里随时都能长出本地、本季没有的新鲜蔬菜。不出几年,花嫂一家就在通往镇上的公路旁盖起一座三层小楼,白墙红顶,很

是气派。听大人们说,这是全县第一家呢。

最后一次替花嫂写信是让她留在四川的一双儿女过来。花嫂跟表哥又生了一个儿子,跟表哥商量好,回老家把两个孩子接过来了。两个孩子过来之后,花嫂就没再找我帮忙写信了。

后来,我到镇上读中学,又去外地上大学,工作之后留在外地,很少回家。偶尔回去,听外婆说花嫂家的事:你表哥打小就会木工活,给人家打家具,每天从早忙到晚,就没有得闲的时候;你花嫂呀,可是了不得呀,针线活做的那个好,都漂洋啦,银子赚得哗哗的。外婆很夸张地做个手势,把我逗得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
我弄清楚了,原来花嫂会刺绣,还是非常著名的蜀绣,她成立了“花嫂蜀绣社”,产品销往世界各地,不仅安排了村里姐妹上班,还赚了不少外汇,花嫂本人也多次被评为“著名企业家”呢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去年我回去给外婆上坟,特意到花嫂家坐坐。

花嫂见到我,老远就打招呼:“女伢子,知道你回来了,你若不来,我还要去寻你哩。”

花嫂年近七旬,身板依然硬朗。往日乌黑浓密的长辫子现在夹杂些许银丝,高高盘起;一身蜀绣旗袍,端庄典雅,把身材衬托得恰到好处,依稀还有昔日川妹子的味道。

花嫂拿来水果、点心招待我:“女伢子,你先坐一会儿,我忙完就跟你说话,很快。”

说完,花嫂戴上花镜,坐到电脑前,原来她在电脑上处理订单呢。

我诧异了:“花嫂,原来你识字呀!还会用电脑?”

花嫂在电脑上敲了回车,拉着我的手坐下:“女伢子,我原来哪会呀,这都是后来逼的,不学不行呀!”

花嫂双手一摊,既是无奈更是骄傲。

“今天中午在家里吃饭,四川火锅,咋样?还有煮鸡蛋。”

我连忙摆手:“我没有帮您写信,煮鸡蛋就免了。”

花嫂莞尔一笑:“要吃的,要吃的。”

我环顾四周,小楼不仅外观漂亮,里面装修更加豪华,各色电器一应俱全:“花嫂,你家早就奔小康了!”

花嫂:“政策好,咱也舍得下力气,比别人先走半步,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吧。”

家有好婆婆

◎赵会叶(河南鲁山)

我的婆婆今年七十有五,身体还算硬朗,她心地善良、勤俭持家、乐观豁达。

听公公说,婆婆兄妹三个,有俩哥哥,她是老来得女,捧在掌心里长大的。婆婆虽没上过学,但通情达理。婚后和妯娌、姑嫂、邻里之间团结和睦,用二婶子的话说:“我们妯娌几十年,没有红过一次脸。”

我和丈夫结婚有二十个年头了,也被婆婆呵护了二十年。刚认识丈夫时去他家相看,三间土墙瓦房,两间土墙厢房和一间简易厨房,家里20英寸的长虹彩电算是高档家电了,还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,这些算是所有的家当了,我的心里有些凉。但婆婆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,待人真诚热情,让我感到家的温暖,是婆婆可爱可敬的品质坚定了我嫁到他家的决心。

我们结婚后,每年春节都回家过年,婆婆把一切都打理得停停当当。有一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,有一年冬天格外冷,室内没空调,电热毯也罢工了,婆婆就把输水的瓶子灌上热水给我们取暖。

婆婆手巧。上世纪70年代,丈夫姊妹五人的衣服是婆婆一针一线缝的,鞋是千层底。他们兄妹几个走在上学的路上,经常听到夸奖,“看这是谁家的孩子,穿的布衫多好看,鞋也好看!”婆婆白天得下地干活,缝衣做鞋全是熬夜一针一线完成的,熬通宵是常有的事。

婆婆做得一手好菜。婆婆做饭菜特别注意搭配,虽是家常饭,但连续几天都不重样,大人孩子都爱吃。我坐月子时,婆婆照顾得无微不至,我和儿子都白白胖胖的,闺蜜见了羡慕不已。

婆婆很勤劳。家里家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,家里好像永远不会脏,房前屋后春天的樱花、杜鹃花惊艳群芳,夏季的黄瓜、豆角你追我赶,秋天的桂花、酥梨香飘四邻,冬日的竹子、蜡梅傲立风雪。

婆婆一向明事理。前些年,我和丈夫寻思着把家里的房子再改建一下,让公公婆婆住新房享享福,婆婆知道后说:“你们才买过房,孩子正在上学,用钱的地方多,我们也帮衬不上,我们老了不讲究,别盖了。”

我们想着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了,时间不等人,想趁早盖房让他们安度晚年。我说:“我们几个姊妹都商量了,你就别管了。”东拼西凑加上小妹的支援,我们终于建起了二层楼房。

我们借钱时,闺蜜听说是给公婆盖房用的,说,这钱你别着急还,都得向你们学习呢。这世界什么都可以等,唯有尽孝不能等。房子建成五年了,我和丈夫发现,公婆的精神似乎比前几年好了呢。